

陕西泾阳蒋刘遗址 发现仰韶晚期大型环壕和成人墓地



蒋刘遗址位于陕西省泾阳县蒋刘村(现属秦汉新城管辖)东北,处在泾河下游南岸的台塬高地上(咸阳塬东北端),北为泾河河谷断崖,东距同属泾河流域的高陵杨官寨遗址约15千米。

2021年,为配合“陕西省公安消防总队秦汉新城训练基地”和“秦汉新城汉韵三路”项目的建设,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项目实施中清理了丰富的仰韶晚期遗存,包括灰坑、窑址、瓮棺葬等遗迹200余座以及大量陶、石、骨、玉等遗物。同时,通过全面揭露式发掘,基本明确了蒋刘遗址的东南边界。2022年,为配合秦汉新城土地储备工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2021年度发掘区域西侧继续开展蒋刘遗址考古工作,在全面揭露的基础上,发现了仰韶晚期环壕和墓地。

此次发现应为环壕西南段,揭露长度约100米,呈西北—东南弧形走向,向北被泾河河谷截断,环壕剖面在断崖上较易辨出,向南越出地块范围。调查勘探显示,受泾河河谷垮塌影响,蒋刘仰韶环壕北部已不存,南部残留部分平面略呈半圆形,长度约1200米,环壕内遗址残存面积约20万平方米。2021年发掘遗迹均位于环壕内,2022年发掘灰坑、窑址、房址等遗迹绝大多数亦位于环壕内。发掘表明,环壕西南段系人工挖掘而成,形制较为规整,口宽底窄,剖面呈倒梯形,口部宽约16.5米,底部宽约7.5米,最深约7.5米。环壕内堆积以黄褐色、灰黑色淤土为主,出土陶片较少,器型常见仰韶晚期典型的尖底瓶、敛口钵、夹砂罐等。

确定环壕范围和结构后,我们开始有针对性地探索环壕内外的聚落功能区划,特别是找寻环壕外的相关功能区。最终在环壕西南段外发现蒋刘仰韶墓地,墓地距环壕最近约15米,发现集中分布的成人墓葬58座。墓地似经规划,墓葬间无打破关系,绝大多数为东北—西南向,墓主头向东北,朝向环壕。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形制可分为带二层台竖穴土坑墓、偏洞室墓和竖穴土坑墓三类,以带二层台的竖穴土坑墓数量最多。

带二层台竖穴土坑墓数量最多,一般面积较大,又可细分

为两侧带二层台和一侧带二层台两种,二层台均为修建墓葬时预留的生土二层台。墓葬平面呈长方形或近方形,向下竖直掏挖墓道时于两侧或一侧预留生土二层台,再下挖窄长方形浅穴作为墓室,墓室宽度一般仅够容身,长度则远大于墓主身高。偏洞室墓发现较少,修建时先下挖一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道,再于墓道底部一侧长边处掏挖墓室,墓室稍低于墓道底部,平面近长椭圆形,面积较小,仅够容身。竖穴土坑墓数量最少,面积较小,平面呈窄长方形。因上部遭现代取土破坏,不能排除其为带二层台竖穴土坑墓室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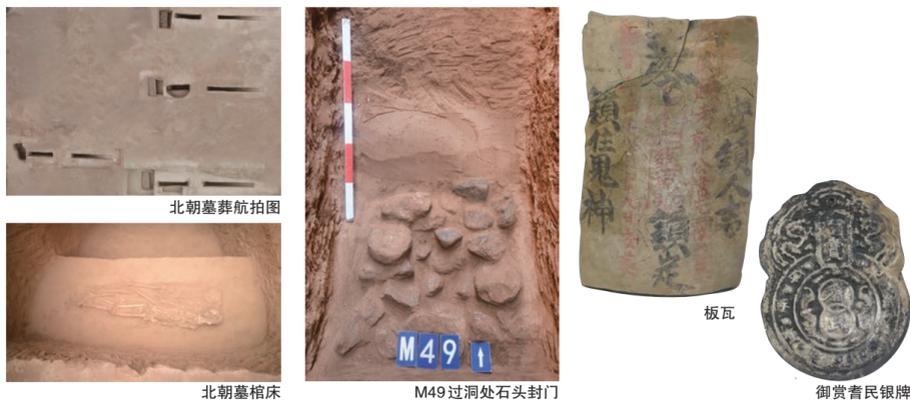
58座墓葬中均未明确发现葬具痕迹,但部分尸骨可能用编织物包裹后下葬。“割体”现象较为常见,手掌或手指被割离的情况较为多见。另外,还发现墓主头部套于陶罐中的“套头葬”以及墓主盆腔内留有胎儿碎骨的现象。

30座墓葬中出土随葬品,包括骨器、玉器、石器、石串饰、绿松石串饰、陶器等,数量较多,但偏类严重,以斧形骨器占绝大多数。这些骨器出土位置比较固定,多位于墓主左臂外侧,数量由数件到三四十件不等,成束放置,长短不一,器型有别,功能尚不明。

蒋刘遗址考古工作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基本建设考古“片区制”的成功实践,学术目标明确的整合性、追踪性发掘基本廓清了蒋刘遗址的范围和布局,为进一步分析蒋刘仰韶聚落的聚落功能区划奠定了基础;大型环壕和成人墓地是近年来仰韶考古特别是仰韶晚期考古的重大发现,为深入分析关中地区仰韶晚期聚落形态和社会结构提供了重要资料;蒋刘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是陕西地区探索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考古收获。较之仰韶中期,蒋刘环壕规模更宏大,墓葬分级更明显,暗示着蒋刘仰韶晚期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层次分化,是仰韶晚期社会更加迈向文明社会的重要物质体现。另外,墓葬中数量丰富的斧形骨器是仰韶考古的首次发现,出土位置明确,埋葬背景清晰,其功能或与早期纺织手工业有关,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执笔:邵晶、裴学松、王红英)

河南三门峡灵宝豫灵镇 发现北朝至明清墓群



该墓群位于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豫灵镇,钻探总面积85000平方米,共钻探发现墓葬60座,时代多为明清古墓葬,此外还有少量的汉代及唐、宋代墓葬。2022年5月中旬至2022年6月下旬,受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委托,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灵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项目占地范围内的豫灵明清墓群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

共清理北朝至明清墓葬64座,其中北朝墓葬4座、唐宋墓葬2座、明清墓葬58座。共出土随葬品246件(枚),种类主要有陶器、墓志、墓砖、铜器及少量的铁器、石器、蚌器及银器等。

遗迹

墓葬64座。此次发掘的明清墓葬均为梯形竖井墓道洞室墓,墓道底部以斜坡为多,西部及东中部区域墓室多坐南朝北,东西向并列分布,有的墓道东西两壁有脚窝分布;墓葬以单人合葬为主,还有少量的夫妻双人葬,葬式均为仰身直肢葬,年代主要为明清墓,其中唐宋墓2座,疑似北朝墓葬4座。其中随葬品以瓷器为主,还有少量的陶器、铁器及石块等,器物组合以瓷罐、墨书板瓦、墨书或朱书墓砖、铜钱等,此外部分墓葬出土有墓志,随葬品随葬数量不等。宋代墓葬以台阶式为主,墓室东西向横置,出土器物较少,仅见陶瓶;此外在发掘区东北部有4座东西向排列分布的北朝墓葬,形制为带天井的长斜坡墓道,墓室后部设有棺床,未发现出土随葬品,现择取各个时期典型墓葬简述如下:

M57为一座南北向长方形斜坡墓道土洞墓。由墓道、过洞、天井、墓门、墓室五部分组成,方向188°。墓道位于墓室南侧,墓道开口平面呈长方形,口小底大,斜坡底,斜直壁,底部外扩。墓道北壁底部向南收,北壁底部有过洞门,拱形顶。壁面加工较一般,填土为黄褐色花土,土质较软,结构疏松。过洞平面呈长方形,位于墓道北边,连接墓道和天井,过洞底部呈斜坡状,坡度11°。天井位于墓室南侧,开口平面呈长方形,斜直壁。墓门位于墓室南侧,拱形顶,高2.14米,宽0.98米。墓室为土洞,平面呈圆角方形,长3.10米,宽0.98~2.78米,高2.14~2.60米。拱形顶,弧壁,斜坡底。墓室后部设有棺床。平面呈东西向长方形,有人骨两具,保存较差,头向西,面向不详,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年龄性别不详,皆头西脚东。墓内未出土随葬物品。根据该墓的墓葬形制判定该墓为北朝。

M36为一座坐北朝南的阶梯式墓道土洞墓,由墓道、墓室、墓门三部分组成,方向189°。墓道位于墓室南部,为阶梯式墓道。墓道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南北长3.70米,东西宽0.52米;墓口北端距墓道底2.26米,道底计有4阶由南向北、自而上而下递降组成,每个台阶宽约0.10~0.20米,高约0.16~0.62米;阶梯底部至墓门呈缓坡状,地势南高北低,道壁斜直,口小底大,墓道底部宽0.52~0.81米,墓道壁面加工一般;墓道内填土为褐色五花土,土质疏松,包含有植物根系。墓室为洞室,墓室底部平面呈横长方形,底部平整,墓室壁加工一般,室壁底部呈弧形,弧形顶。室内积满红褐色淤土。墓室高0.84~1.18米,东西长1.60米,南北宽0.82~0.97米。墓门位于墓室南侧,开在墓道北壁下部,顶为弧形,高1.18米。未发现葬具、人骨架、随葬品。根据M36的墓葬形制,该墓葬的时代应为唐代。

M27为一座南北向长方形竖井墓道土洞墓,方向358°。由墓室、墓道两部分组成。墓道为长方形竖井墓道,位于墓室北部,墓道长3.00米,宽0.84~1.04米,深2.90~3.24米,墓道开口平面呈梯形,底部呈梯形,口小底大,斜坡底,墓道壁较规整,填土为黄褐色花土,土质较软,结构疏松。墓室为土洞,平面开口呈近长方形,长3.16米,宽1.40~1.52米,高0.90~1.10米,拱形顶,近平底,墓室壁面较规整,墓室内填土为黄褐色土,土质较软,结构疏松,无包合物。葬具为单棺,位于墓室中部,平面呈梯形,南北长1.96米,东西宽0.50~0.60米,棺厚0.04米,棺残高0.18米。内葬人骨架1具,保存状况较差,头向南,面向上,葬式为仰身直肢葬,年龄不详,性别不详。墓内出土随葬品5件,墓志砖1件,整;墨书板瓦1件,残;铜钱3枚,残。根据该墓的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分析判断,该墓年代为明朝嘉靖时期。

M22为一座南北向的梯形斜坡台阶墓道洞室墓。由墓道、墓室、墓门三部分组成,方向5°。墓道位于墓室北部,为梯形斜坡台阶墓道。墓道开口距离现地表1.55米,平面呈梯形,南北长5.10米,东西宽0.72米~1.24米;道壁近直壁,壁面较为规整;底部斜坡台阶状,地势北高南低,坡长5.10米,下端宽0.72~1.24米,深2.55~4.07米。填土为黄褐色花土,土质较软,结构较疏松,包含物有植物根系等。墓室为拱顶土洞,墓室底部平面呈南北向长方形,墓室壁加工较为规整,室壁底部呈弧形,弧形顶,墓室整体偏东。室内积满褐色淤土。墓室高1.60~1.70米,南北长3.94米,东西宽1.35~1.50米。墓门位于墓室北侧,顶为拱形,高1.5米,宽1.24米。葬具为双棺,位于墓室南部位置,呈南北向梯形,已朽呈深褐色,西边棺南北长2.26米,东西宽0.6~0.7米,棺厚0.08米,棺高0.1米。东边棺南北长2.02米,东西宽0.42~0.56米,棺厚0.04米,棺高0.06米。两棺内各葬人骨架一具,西侧棺内人骨头南足北,面朝上,骨架保存较好,葬式为仰身直肢。东侧人骨头南足北,面朝东,骨架保存较差,葬式为仰身直肢葬。推测该墓为夫妻合葬墓,年龄不详。墓内出土随葬器物共2件,分别位于墓室南部,计有:墓志1、铁器1。根据M22的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的组合及器物特征判断,该墓葬的时代应为明

朝嘉靖时期。

M03为一座南北向长方形竖井墓道土洞墓,方向356°,由墓室、墓道、墓门三部分组成,墓道位于墓室北侧,长2.44米,宽1.08~1.30米,深2.76~3.18米,墓道平面开口呈长方形,近直壁,斜坡底,北高南低,壁面加工一般,填土为黄褐色花土。墓室为土洞,平面开口呈长方形,长3.06米,宽1.10~1.44米,高1.00~1.10米。墓门位于墓室北侧。葬具为单棺,位于墓室中部,平面呈长方形,南北长2.10米,东西宽0.70~0.72米。内葬人骨1具,保存状况较差,头向南,面朝上,葬式为侧身屈肢葬,性别不详,年龄不详。墓内出土随葬品6件,计有:黑釉瓷碗1件,残;黑釉瓷罐1件,整;墓志砖1块,整;铜钱2枚,残;板瓦1块,整。根据该墓的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分析判断,该墓年代为清代乾隆时期。

各时代墓葬特点

北朝墓葬位于工地东北部位置,均为带天井的长斜坡墓道,墓室后部设有棺床,部分棺床上铺地砖,以多人合葬为主,其中一座三人合葬,出土物品较少;从墓葬排列来看均坐北朝南、东西向并排,推测为家族墓葬。

宋代墓葬为阶梯式墓道,墓室前部进入墓道内,墓室为东西向,前后较短,墓主人东西向放置于墓室中部,其中一座为双人合葬墓,出土有铜钱、陶瓶等随葬品。

明清墓葬为本次发掘的主要部分,经发掘,明清时期墓葬分区域,墓葬排列较为规整,彼此之间没有打破关系,大部分为坐南朝北,随葬品具有一致性,以墨书板瓦、朱书墓志砖、黑釉瓷罐为常见组合,并且推测该处为郭氏家族墓地。

考古发掘收获

根据墓葬出土随葬品推测,该地区墓葬群为郭氏家族墓葬,出土的墓志砖、墓志等为研究郭氏家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值得注意的是,M30出土有辛丑年御赐的“御赏耆民”银牌饰,墓主石顶珠揭示该墓主人身份为官绅;带天井的斜坡墓道规模较大,在豫西地区此类形制的墓葬尚属稀有。

明清墓葬分布相对分散,从分布上主要分为4片,每块区域墓葬分布较为规整,相互之间无打破关系,为家族墓葬。

墓葬内随葬品较为特殊,随葬品有明显的道教因素,例如在板瓦上书写“五雷敕令”“雨霁令”等道教符号,有的板瓦两侧写有“遇鬼擒拿,逢妖斩”“镇定鬼神,安镇人吉”等内容;对于研究豫西三门峡地区道教丧葬信仰有一定的价值,为我们研究古人的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考古资料。

相关认识

墓葬群以明清墓葬为主,主要分布在发掘区西中部、东南部,并且彼此之间没有打破关系,说明该区域墓葬有专门的家族管理。

墓葬中出土的墓志、墓砖、符篆板瓦、石块等随葬品具有明显的道教因素,墓志在结语处有道教符号,符篆板瓦则在板瓦中部从上而下用墨书写诸如“敕令”“奉敕令”“五雷号令”“雨霁令”等道教字样,下朱书道教符号,后接“镇之”字样;此外还有“五星七曜”星神在墓室中出现;石块上墨书“太白星”“岁星”等道教神星君以及“山水田土”等字样,他们一般置于墓室东、西两侧的中部位置,代表死后有星君保佑,抵挡鬼神入侵墓主人“驻地”,使墓主人依旧拥有自己的山水领地。

板瓦与墓砖的组合方式是此次发掘发现的另一个丧葬现象。这种组合方式分为两种:板瓦、紧密结合,前为瓦后为砖,共同立于棺具前挡中央;另一种放置方式为在棺具前挡板立板瓦,后挡板立墓砖。板瓦、墓砖上均墨书与道教相关的内容,板瓦两边墨书:“镇定鬼神,安镇人吉”“遇鬼擒拿,逢妖斩”等字样。墓中出现“雨霁令”“五雷号令”等符号多有震慑鬼怪保护逝者的作用。道教符号多为“煞鬼”等字符组成,有的符号两侧朱书墓主人名讳及下葬日期等信息。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 三门峡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灵宝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执笔:李永涛 祝晓东 田道超 孙辉)

河南安钢给排水系统治理项目考古 发现殷墟时期干渠一段



为配合安阳钢铁公司给排水系统治理,从2021年1月7日至12月底,在安钢厂区的多个地点做了考古发掘。以前期考古钻探报告为依据制定发掘方案,共布探方61个,发掘总面积约为3200平方米。清理殷墟时期遗迹有灰坑150个、墓葬40座、房址1座、瓮棺葬12个、水井2眼、灰沟2条。此外还发现战国时期灰坑9个,唐代窑址1座,宋代窑址6座。

殷墟时期遗迹举例

沟 2021AGG8,位于SW20T3213。开口于探方第②层下,大致为西北—东南向。沟比较规整,口大底小,底较平。发掘区长8米,口部宽6.5米,底部宽4.9米,最深2.6米,西部浅,东部略深。沟内填土按土质、土色共分为5层。第①层厚,为黄中夹红,土质略硬。出土汉代陶盆、布纹筒瓦、较薄的砖以及较多殷墟时期陶片。第②层厚,为浅黄色土,含沙较大,土质较硬。第③层范围小,为黄中夹红的花土,出土殷墟时期陶片。第④层从沟内一侧倾斜向下,不满沟,为暗黄色土,含沙较大,有少许殷墟四期早段的陶盆、瓮、罐等残片。第⑤层在沟内一侧很小区域。未出文化遗物。据第④层填埋情况可知,殷墟四期早段时沟已废弃,使用时期应不晚于殷墟四期早段。与《河北商城与殷墟的路网水网》(《考古学报》2016年第3期)介绍的人工干渠尤其是西段的殷墟时期水渠05ZY—G1(安阳钢铁公司空分制氧厂内)非常相似,性质应该相同。

房址 2021AGS7,位于NW01T4300—T4400,SW10T4300—T4400,开口于探方第②层下。受发掘区限制和后代破坏,房址的整体形状不明,仅剩基槽底部部分。所见两排柱础坑和12个陶棺墓。南排柱础间距为2.5米,北排柱础间距为2.3米,南北两排柱础间距为1.5米。陶棺墓分布于房址东侧,方向不一,东西、南北向均有,以陶罐为葬具,均破碎,其中清理出婴幼儿骨骸。

井 2021AGJ4,殷墟四期早段。位于NW01T3728。开口近长方形,长2.65米,宽2.33米,底部近方形,边长1.2米。发掘深到8.8米时出水而无法清理到底。井壁南、北侧有脚窝。填土分两层。包含物有所减少,出土较多的陶瓦、陶片以及铜渣、兽骨等。钻探得知10米深处有吃水线(井壁也向外扩大)。

灰坑 属于殷墟三、四期最多,少数为殷墟二期,出土陶片可

辨器类有陶鬲、簋、盆、罐等残片,其他还有牛、马、羊、猪的骨骸。

2021AGH142,位于NW10T6432,殷墟二期,窖藏坑。口部近似圆形,直径为2.3米左右,距口深2.66米直径缩小至1米,周围留一周平台,再往下深2.7米到坑底。填土分两层。出土文化遗物包括陶片及动物骨骸。可辨陶器有鬲、簋、豆、盆、罍、罐、器盖等。动物骨骼有牛、羊、猪、狗、鸟类等。

墓葬 为小型土坑竖穴墓葬,多为殷墟四期,少数为二、三期。大多随葬陶器,少数随葬青铜器或铅器。2021AGM61,压于2021AGF7下,殷墟三期。北向,北偏东5°。墓口长2.83、宽1.37、深4.4米。墓室填土纯净,墓中发红色花土,经夯打。葬具为1椁、1棺,棺漆漆。椁长2.38、宽1.35;椁长2.03、宽0.67米。椁二层台宽0.3~0.5、高0.75~0.9米。殉狗5只,其中填土中3只,西侧二层台上1只,墓底的腰坑中1只;椁北侧的二层台上横放一条牛腿骨和一条羊腿。二层台内侧与墓底可见明显的木板痕迹。椁内人骨的头朝北,骨骼保存很差。随葬器物37件,有陶器、青铜器、骨器和玉器等。8件骨钉竖插于椁板外。陶器有陶豆1、陶觚1、陶爵1,打碎置于椁的二层台上。青铜器放置于椁上及棺椁之间,有铜觚1、爵1、弓形器1、铜策1、铜镜3、铜戈6等,其他还有铜铎、凿、斤、钁以及玉器等。

唐代遗迹举例

陶窑 2021AGY6, NW01T9231内,开口于表土下,南北向。挖于生土中。自南向北由操作室与踏步阶道、窑门、窑室与火膛、排烟口等部分组成。窑室口部呈长方形,长2.35、宽1.75米;窑室中部、北部为窑床,南部为火膛。平面近方形,长1.8~1.9米,宽1.56~1.72米。窑门开于窑室南壁,拱形,用表面饰有绳纹的红砖垒砌。操作室近椭圆形,长约2.7米,宽约1.6米。出土遗物有陶盆、罐、碗、壶、瓦片等,还出有绿釉瓷片,釉色灰暗。另有少许动物骨骸。

本项目属于基建考古,因发掘区的限制,有些遗迹未能发掘完整。本次发掘补充了殷墟西部地下文化遗存的资料,对完善殷墟大邑商西部的功能区划、推动对商文化与商史的研究有重要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 执笔:牛世山)



科技保护
环境监控、本体监测、预警评估

遗址
博物馆
发掘现场
档案馆
图书馆
旅游景区

资产管理、人员管理、咨询服务

科技文创、定位导览、数字化采集

官方网站
官方微信

联系人: 李强 13572270596
电话: 029-8346382
官网: www.microwise-system.com
邮箱: info@microwise-system.com